

史海回眸

“狼山观野烧，一年一度，为邑中盛举。”早年的元宵之夜，通地文人等多喜前往南山，登高远眺。如此年复一年，遂成璀璨盛景，即“狼山观烧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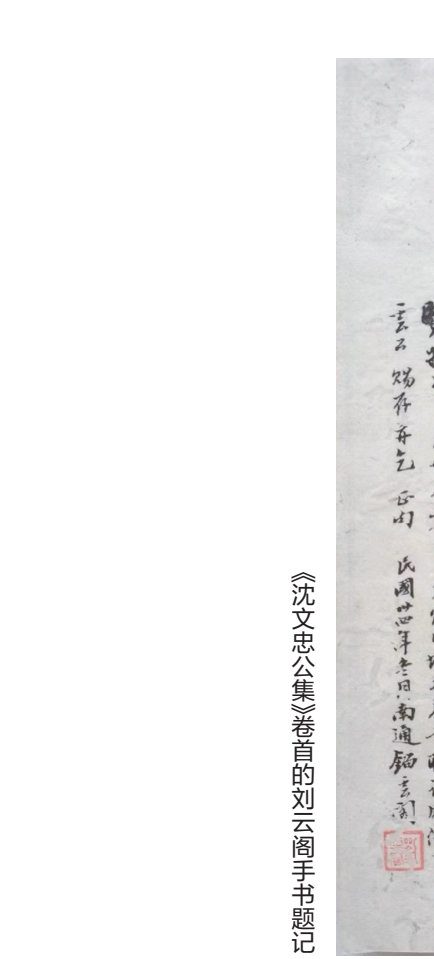
流萤飞舞 江滨奇观

该景由来，盖因本地习俗“放烧火”（又称“野烧”“野火”）而起。1940年上海《金声》杂志曾刊文介绍：在许多沙土田区，到了元宵常有一种“烧火”，“就是在这一天日落以后，每个农人，两手各执干柴一束，燃烧起一端，晃动着在田中循环的来去，口中並念着吉利的词句，祷祝着自己田苗的茂盛。”该习俗“本无足观，但是在南通就不同了，因为南通离城十余里，一片平畴当中，却耸立着一座三十丈高的琅山（按：即狼山）……一到元宵，（人们）都要赶到琅山上去看‘烧火’，大有倾城而至之势，把一座琅山，变成了‘人山’一样。琅山上看‘烧火’，的确是一种奇观。”

“放烧火”为南通元宵乡俗，而登高俯视，其视觉效果更佳：缭乱平野上只见火龙在游，火光灿烂，恰如地上的银河。再加上烧火的噼啪声此起彼伏，农人的喊叫声彼喊此和，那真是气势雄伟，场面壮观。故通城中人，登临城东南文峰塔或江畔五山看“烧火”者甚多，并以登狼山人数最众，效果最佳。于是，每逢元宵，狼山脚下游人纷至沓来，车水马龙，山上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“狼山观烧”便成为本地一大特色夜景。

张孝若对此曾有记载：“到这一晚，城里的人就成群结队上山去，立在山上看下去，东一块西一块地起火，风吹火急，连起来烧成一片，农人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手舞足蹈地高声唱山歌，这些情象，很有趣味。”而民国《五山日报》也有描述：

传家宝



近日见到一部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刻本《沈文忠公集》。沈文忠即晚清官员沈兆霖，其人曾任兵部和户部尚书，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署任陕甘总督时，死于山洪暴发，文忠是他的谥号。《沈文忠公集》共十卷，是据其家藏遗稿编订刊刻而成的，然而这一部仅存卷一至卷五，是个残本。

这个残本能够令我注意，实是因为卷前有一则刘云阁的手书题记，而我在二十年前曾经帮助编印过一册《刘云阁存稿》。

关于刘云阁，可以略加一些介绍。他的大名叫振纓，云阁是他的字。光绪二十

狼山观烧：当年的南通夜游盛景

□羌松延

“狼山观野烧，一年一度，为邑中盛举。”早年的元宵之夜，通地文人等多喜前往南山，登高远眺。如此年复一年，遂成璀璨盛景，即“狼山观烧”。

元宵节，一般骚人雅士多喜欢到狼山颠，去欣赏“野烧”的奇景。农民们大家持着火把，绕走田塍之间，嘴里喊出许多吉利的话，类如“别人家菜长得铜钱大，我家的长得盘篮大”等语，四野的火星，布满着大地，蔚成奇观。所以每年都有许多人上山欣赏。

夜色撩人 游人纷至

狼山观烧几十年，奇景壮观客接连。元宵夜登狼山，塔灯、月光、火光，映照出光怪陆离的光影效果，仿佛进入的是另一个世界。如此绝美夜色，震撼景象，曾吸引无数人前往夜游。媒体曾记下当天“狼山道上，途为之塞”的场景，如1929年《新闻报》载：“狼山游人极多，汽车络绎不绝，颇为热闹”。《时事新报》曾记1937年观烧“盛典之期，骚人墨客暨各界士女，登狼山游览者，为数甚夥，城山路上，大有车水马龙之概。”

想当年，南通夜空明月如盘，大地上火光点点，如火龙游动，又似流萤飞舞，再加上粗犷的呐喊，此情此景，煞是动人！为一睹风采，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张謇曾与“退翁、厚生同至狼山观烧，仁儿、怡儿偕”。一年后，应寺僧近岸法师之邀，张謇偕张謇、江谦等人再赴狼山观烧。

除了张謇等人，不少民众甚至机关团体也爱赶这个热闹。1916年元宵，就读通师的吴清云晚膳后与其同学“南行里许，观野火”，同时曾记该校“职员已至狼山观‘野火’矣。”1933年元宵夜，时任南通县长张栋柬邀各界人士前往狼山观烧，并在望海楼举行盛大宴会。1948年元宵日，南通各报社、通讯社编辑记者曾“往狼山举行聚餐，並观赏烧火，以资联欢。”

观烧盛景还吸引了大江南北的夜游者。1922年元宵当天，上海《时报》记者赴狼山观烧，曾记“登临山顶，俯视四周，但见黑暗之中火光如豆，星罗遍野，村歌迭唱，殊可观也。”

“狼山观烧”久负盛名，被游客誉为“南通奇景”。虽曾有人以画作记录，却未见留存，只能凭当年的文字一窥盛况：

这一天的下午，在太阳未曾落山的时候，琅山上已挤满了人。等到太阳刚刚落下山去，夜的黑幕渐渐展开的时候，就会望见远远的、三三两两的星火在田野里，高低下地晃动着，一会儿，火光蔓延遍野，光烛霄汉，蔚为奇观。假若是一个晴朗的元宵，这种奇景，可以延长到两三小时之久，然后才渐渐地恢复了平静的大地。这种景象确是他处所不能看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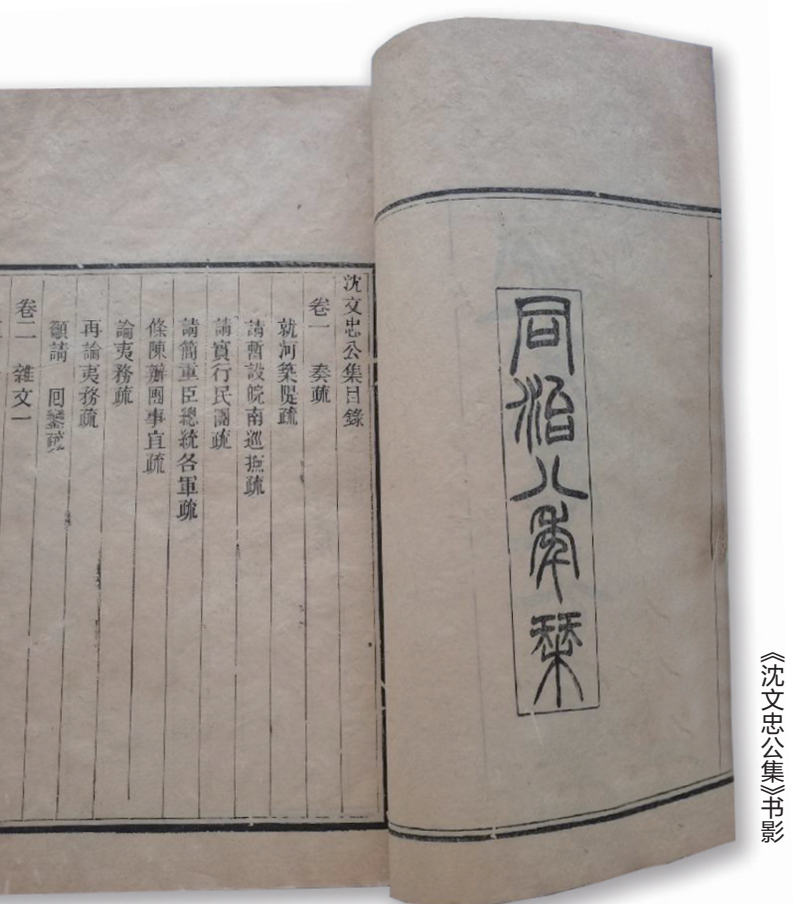
文人雅士 吟咏不厌

“狼山观烧”吸引了游客纷至沓来，也留下众多文人雅士的足迹。尤其对长期沉浸在这片温婉、幽静环境的本地文人而言，这气势磅礴的豪迈夜景，成了他们吟咏不厌的对象。

“五山观烧狼为胜，纪胜争传张范诗。未觉昔贤成往事，登临诸子宛同时。”由瞿镜人的《题狼山观烧图》可知，他对张謇、范伯子的五山观烧诗最为推崇。范诗《狼山观烧感赋》作于1901年，此诗前半篇生动逼真地描写了野烧景象，同时记录了百姓喃喃祈祷“他人有菜小如钱，吾依菜若筐之鉅。蠹贼尽死人则肥，如此云云咒田祖”的土谣，真实反映了村野小民的心声。后半篇写其感受，而“百姓身家不可侮”句所蕴含的民本思想，则是诗人生命深处儒家情结的体现。

刘云阁赠书缪云台

□赵鹏



的《刘云阁存稿》，也只能是个戔戔小册，而《沈文忠公集》前的题记，就是新见的集外遗珠。现将题记全文录于下：

千山万水东归便，只有清风两袖盈。落落孤怀存自爱，区区此意报先生。升沉不信为儒误，出处惟知与道争。偶得古人书十卷，携来奉赠记心倾。

客滇既久，思乡益切，抗战胜利后即谋东归，会遇吾公于陪都，敬持《沈文忠公集》奉赠，以其亦曾游滇故也。未知当时，天涯孤踪，湖山寂寞，其尝如余之幸获识贤如吾公其人者乎？爰赋此附于卷首，聊志感佩耳。云公赐

1905年元宵，张謇约诗友许鼎霖、孙宝书等至南山观烧，并追忆起刚刚去世的挚友范肯堂（伯子），赋诗《与助臧久香敬铭登狼山望海楼追悼肯堂梅孙》，表达对亡友的怀念之情。

晚年张謇“常常约了友好，到那晚，登楼欣赏赋诗”。1926年元宵，他邀吕道象等诸友人往马鞍山观烧，后赋《观烧行我马楼同吕章二王高刘诸人》：“元宵观烧狼山麓，田火之遗礼成俗。……嘻嘻掣火风，浓淡卜潦旱。叫剧村儿欢，舞多壮夫倦。”

钟情于此并留下诗篇的不止张范二人。民初某年元宵，徐昂与顾颉孚等人登狼山观烧，在准提庵酒罢“遂赋长歌”：“元宵灯火沈远空，化作金铍万点红。初若寒磷幻明灭，份如流萤散迷蒙。疏忽四周光灼烁，燎原烈焰焰熊熊。惊看奇彩炫人海，极目银花著莽丛。”

众多为这奇景所动而吟咏的文人雅士，留下了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面。如1927年“我苗”的诗句“初若渔火明，两三出江驿。斯须看渐繁，祝融方置弃。倒洒流星，横飞骇电激。燎原势已成，东晒莽无极。”“金龙阵蜿蜒，朱雀飞络绎。百排照乘珠，千片夜光壁。”习位思的“万点繁星动查冥，银河倒覆青天坠。远闻人语在下方，烽火军声杂杳至。耳际风传若有辞，秋来种稻皆双穗。蚕肥豆美先自豪，人类同心富希冀”等句，更是有声有色，形象记录了当年盛况。而白一浮等人1932年的观烧唱和也颇为精彩：“历乱繁星脚底浮，村氓只自祷丰收。海西上狂如许，隔岸今宵火更稠。”“诸村男女齐声唤，宁识山头冠盖稠。”就连狼山名僧苇一也忘情吟咏出“江上腾腾夜气浮，连天星火望中收”等句，让我们得以领略夜幕之下火光烛天的那番盛景。

历史人物

乾隆进士程化鹏

□徐继康

对如皋文史略感兴趣的人，经常会碰到程化鹏这个名字。他是乾隆时人，当时他在东皋文坛很活跃，不少诗集文集都是请他作序，在今天幸存下来的一些著姓的家谱上，也时常能够看到他所撰写的碑文、传略或者题记。可以看出，他的文望很高，许多人都以得他的一篇文章为荣。

程化鹏，字驭青，号培甫。乾隆九年（1744）的举人，乾隆十六年入京殿试，列三甲第八十三名，与史鸣皋同榜。根据记载，他的父亲程国宝喜欢抄录先儒格言，受其熏陶，程化鹏从小就沉毅言行，一秉于法，他的座右铭是“非法不言，非法不行”，绝对的正气满满。他年十八业上于桐城张约斋门下。中进士后，他曾先后任过江西信丰、广丰、瑞金的县令，后提拔为饶州府、景德镇同知，兼署赣州、瑞州、袁州三府的知府。按照《管氏家谱》的记述，他还曾署任吉安府莲花厅事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一位很得上司赏识与信任的好官。他抚民慈祥，折狱明敏，又极受老百姓爱戴。他曾四次充任同考官，所取都是名下士。他做官的时候，说过非常经典的一句话：“做官出冤案，不如不做官。”大概就是后来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说法最早的由来。程化鹏能做官，会做官，但不迷宅官，母亲年龄大，便毅然决然向朝廷打报告，请求提前退休。他于乾隆四十年自江西告养回到家乡后，开馆授徒，自食其力，从不摆自己是诰授奉政大夫的臭架子，在自己的座位旁写下“饰外不失于人易，反己无疚于心难”，他教的学生都不错，吴文祥就是他的门生。他去世后，嘉庆《如皋县志》给了特别性情的一句评语：“即此见先儒真实气象。”程化鹏家里挂着一副对联，乃是他的同年刘埔亲笔所书：“政事文章古学者，曹英硕德乡先生。”语气铿锵，掷地有声，评价不是一般的高。程化鹏的弟弟程化鹏也是专心于心性之学，与程化鹏同称为“东皋二程”。坐在如皋乡野，程化鹏气象万千。

丰利文园汪之珩去世后，墓志铭即由程化鹏撰写。汪之珩生平所交文坛艺苑的硕德耆宿不知凡几，最终选定程化鹏来执笔，可见他在汪家人心目中的分量。其时，邑中名门如磨头高家、白蒲吴家、掘港管家，都请他来为作传，这些都是世家大族，润笔费自然是相当的丰厚，但以为程化鹏写文章只是为了银子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真州名士吴叔元以耄耋之年客死如皋，他晚而贫，无妻子，而程化鹏却援笔为之作传，言其性情孤僻，行道修洁，盖不独以艺传。这篇传记肯定是没有润笔费的，他敬重的是逝者的那份藻雪精神。

如皋污吏王庚超弹劾案

□白本 余蔚

20世纪30年代初，如皋污吏王庚超，一度遭到百姓举报，以至于恶行见诸报刊。

王庚超时为如皋县公安局第八分局局长，管治掘港（今属如东）等地治安、卫生等。1931年，众多掘港公民上书最高检察机关——南京监察院。所呈文书翔实列举了王庚超贪污等诸多罪行。他包庇烟馆、赌场：专聘尹本凯为私人会计，协助他贪污，向烟馆、茶馆索贿。仅掘港一地就有30多个烟馆，每家烟馆每月要向尹某缴纳300元；茶馆聚赌，每月要缴纳150元左右。如不按此标准行贿赂钱，烟馆、茶馆都要关闭。第八区内其余地方的烟馆、茶馆，也要效仿掘港同行，才可经营。由于茶馆赌风兴盛，赌具坊随之应运而生，加班生产。生产赌具本是不合法的，但是每家赌具坊只要每月向王庚超“孝敬”60元，便可公然经营。王庚超还纵容妓院营业。当局已经三令五申禁止妓院营业。王庚超贪心十足，不畏法令，竟然让林红、赵邦等人，在掘港陶家巷、广隆巷、左草行巷等处开设妓院，允许美云、小贵妃、小玲珑、小喜子等妓女公然卖淫。每家妓院每月向王庚超缴纳90余元。

为了中饱私囊，王局长居然减警肥私。掘港一地，人口稠密，原有警察40至50名。此外，政府还另外组织特务队，协助警察工作。王庚超居然将特务队遣散，警察减少至9人，导致地方警力明显不足，街头巷尾，打架斗殴，频频发生，有人围观，无人过问。整个掘港治安一片混乱。

掘港等地，吃喝嫖赌，吸食鸦片，样样“合法”，治安力度示弱，社会颇为不安，而卫生工作也是一塌糊涂。掘港街市前后，以及许多巷道，露天厕所举目皆是，尤其是在夏日，臭气蔓延，行人作呕，导致各种流行病暴发。王庚超以此为由，向每家商户每月征收相关费用60元。钱流进他的袋子，就流不出来：街道臭气熏天，他仅派两名免费的犯人前往商户门口扫扫街，做做样子，堵堵商家的嘴。此外，他还看中厕所所带来的“油水”——私人或公共厕所，每户须要缴纳2角至4角不等费用，用于钉牌子，方可使用。

1931年9月19日，南京监察院接到举报后，下令彻查。次日，此院书记原佑仁等人奉命前往掘港秘密调查王庚超索贿渎职一案。26日，此案调查完毕。27日，原佑仁等人返回南京。28日，原佑仁便已完成调查报告。报告行文，略有为王庚超开脱罪行的“嫌疑”：“查掘市烟赌娼妓，据该市商民所称，在王局长以前，本已明令禁止，王局长到任后，亦曾屡屡捉拿，惟彼等恬不畏法，禁者虽禁，而远者终远，拿者虽拿，而犯者仍犯……至于要赌纸牌，更成司空见惯，无足为奇。”这段报告中的开篇之语，将第八区的诸多问题归结于“历史惯性”，而非王庚超的问题。关键“屡屡捉拿”一词说明王局长还是认真负责的。报告中还提及，关于掘港治安问题，已有民众上报如皋县公安局，相关问题得到解决，但是如皋县公安局从未问责王局长。幸好批阅报告的监察院官员并不糊涂，认定王庚超“袒护下属，损公肥私，擅离职守，漠视卫生”，当做为污吏给予弹劾。

两年后，1933年5月《民报》刊出消息，从1931年3月（监察院成立）至1933年底，监察院共计弹劾官员76个，其中职务最低的有如皋县公安分局局长王庚超、海门县九区区长黄宇兰等。王庚超可谓小官大贪，他的往事少有人知，他的教训应为人知，足可警示后人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老建筑

半个世纪前，海安有“三招”：河北招待所、河南招待所、河东招待所。“北招”是面对基层的，“南招”是对上的，“东招”是面向部队的。在地理位置上，“北招”在海安镇老通扬河北，“南招”在河南，“东招”则在串场河河东地区的角斜镇，因为镇上有角斜红旗民兵团。

三家招待所，要算河北招待所名气最大。因为过去经常听到乡镇广播站通知，某某干部到海安河北招待所开会。况且三个招待所中也只有“北招”有像模像样的大礼堂，县里的好多会议，也都是在“北招”礼堂开的。“北招”在城中心人民巷北首中市后街

北侧，大门朝西，对面是一幢五层的住宅楼（上世纪80年代），西北侧是农贸市场，东侧是海安有名的“白鹭塘”（俗名管家池）。“北招”由西向东分为四大功能区：住宿区、礼堂区、餐饮区、后勤保障区。住宿区是幢建于1975年的“山”字形苏式筒子楼，主楼三层，中间凸出部分四层。

“北招”礼堂与住宿大楼并排，坐北朝南，南北而立。大门口长了两棵粗壮的玉兰树。礼堂里横向放了三组木条椅子，中间一组坐十一两个人，两边靠墙的能坐七八个人，前后三十多排的样子。大约能容纳七八百人。礼堂的主席台在北面，靠近

海安北招礼堂

□程太和

主席台的东西两侧有边门。

数十年前，县里一年一度的三级干部大会都在“北招”礼堂召开。县里的三级干部是指：县、区社、大队这三级。三级干部大会开到大队支书这一级。会议的一般程序，先由县里主要领导做工作报告，或是传达省里、地区专署三级干部会议精神，然后分组讨论，接下来是总结表彰，布置新的一年工作。县里的会议比公社的会议隆重多了，一般都要四五天。县里的会议，伙食也很好，县计委有专门的会议费用，粮油、副食品拨付。每桌七八个菜，荤菜也多，尤其是慈姑烧肉、粉蒸肉、大肉圆，对于当时肚

里没有油水、饥肠辘辘的乡村干部来说，那里真是过上了神仙的日子。到了晚上，还可以洗澡、看电影，看文艺节目。城里的文工团与乡下的宣传队绝对不是一个档次，小提琴、手风琴、扬琴伴奏，一年也就看到这一次。宽银幕电影乡村也不可能看到。除了每年初的三级干部大会，平时县里的好多会议和相关部门的专业会议，也都在“北招”礼堂召开。

进入新世纪，海安的“三招”都改制了，“北招”礼堂拆了，礼堂所在地改成了停车场；老住宿楼仍在，改造成了“海补班”的学生公寓。